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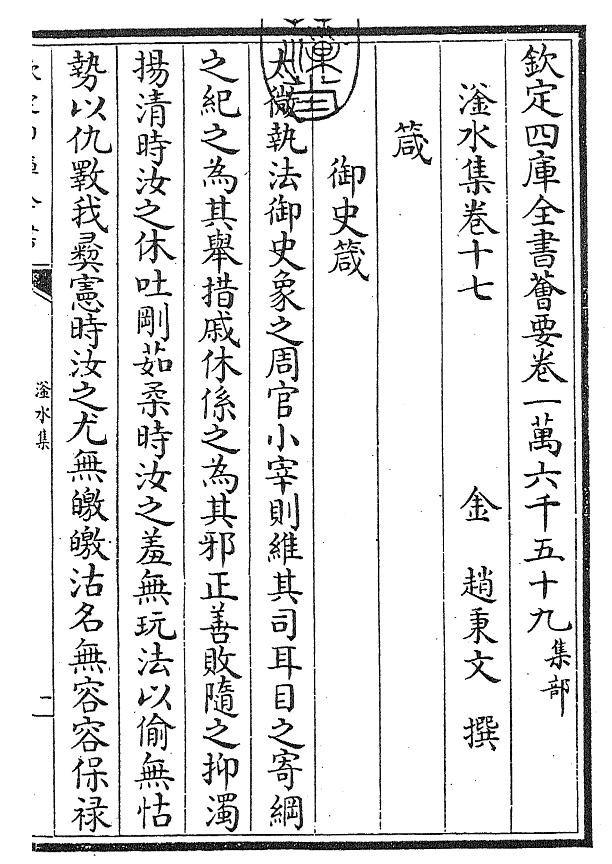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滏水集卷十七至二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㑺



滏水集卷十七

金　趙秉文　撰

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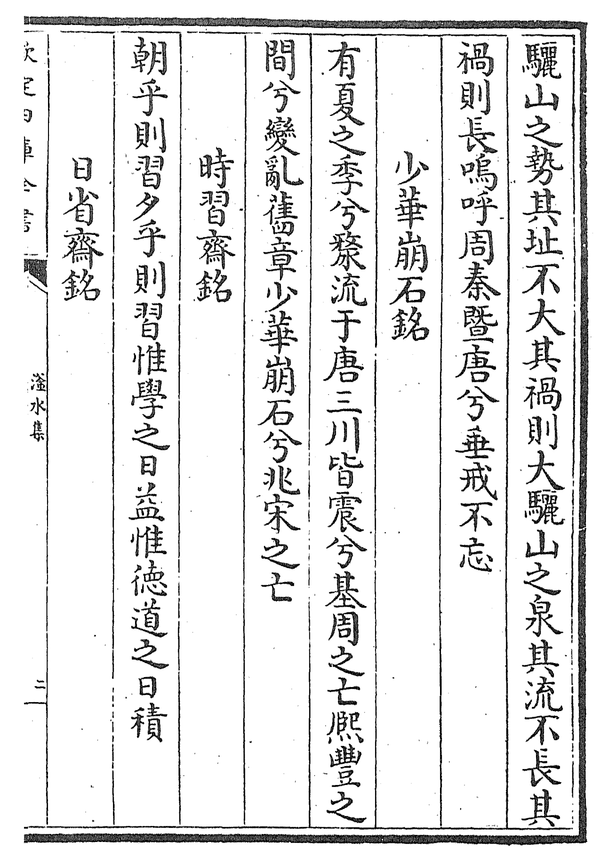
御史箴

太微執法御史象之周官小宰則維其司耳目之寄綱之紀之為其舉措戚休係之為其邪正善敗隨之抑濁揚清時汝之休吐剛茹柔時汝之羞無玩法以偷無怙勢以仇斁我彝憲時汝之尤無皦皦沽名無容容保禄

無毛舉細事無蝟與大獄剛果正直神介爾福憸賊狡險天厚其毒于氏父子世象其賢亦有延年益父之懲持斧作威幸寵一時宄魂塞路持此安歸有鈇斯冠有豸斯衣德不稱服中心悉而神草指佞神羊觸邪顧忌畏避汝之職耶勁松不屈鷙鳥無朋如霜之清如繩之平不幸遇患亦全令名敢告司僕拳拳服膺

銘

驪山銘



驪山之勢其址不大其禍則大驪山之泉其流不長其禍則長嗚呼周秦曁唐兮垂戒不忘

少華崩石銘

有夏之季兮豯流于唐三川皆震兮基周之亡熈豐之間兮變亂舊章少華崩石兮兆宋之亡

時習齋銘

朝乎則習夕乎則習惟學之日益惟德道之日積

日省齋銘

言得無有非耶行得無有違耶君子之棄小人之歸耶

習齋銘

御習則惟慣射習則惟貫學者之習君子之所選

思齋銘

金惟鍊乃精水惟澄則清克之又克則天理自明

誠齋銘

惟學乃明兮惟明乃誠匪顏則曾兮是謂座右銘

富義堂銘

富於利者惟日不足富於義者亦惟日不足不足於利者多辱不足於義者無欲多辱之辱其禍常酷無欲之欲其樂也獨是謂不龜而卜

娱室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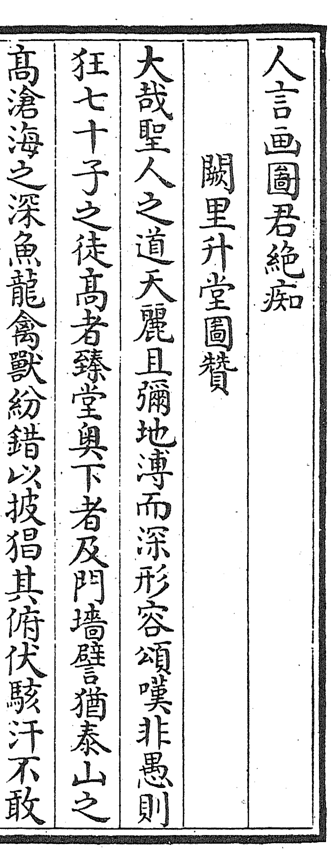
外樂者逐物而喪氣内樂者忘已而無累逐物之積至于與禽獸無擇忘已之積至于與天地相侣然則可以擇所嗜矣故曰少年娱于酒色富者娱于利仕者娱于禄而君子娱于徳與義道不同則亦從其志養心以淡

泊之樂養口以淳和之味夫是謂名教之樂地

贊

東坡真贊

坡仙西來自峨嵋手抉雲漢披虹霓天庭射策如熊羆奔走魍魎號狐狸大儒發蒙揮金鎚要觀赤壁窺九嶷南宮玉堂髯成絲鴻文大冊帝載熈入海簸弄明月璣歸來貌悴文益奇荒墳不朽骨與皮何況聞望江河馳壁間倏睹軒鬚眉無乃示吾横氣機裏糧問道往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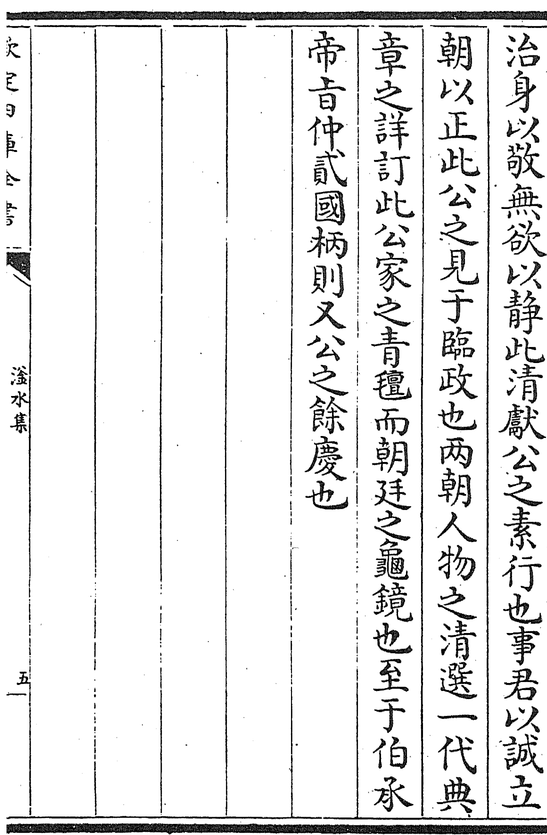
人言畫圖君絕痴

闞里升堂圖贊

大哉聖人之道天麗且彌地溥而深形容頌嘆非愚則狂七十子之徒高者臻堂奥下者及門墻壁猶泰山之高滄海之深魚龍禽獸紛錯以披猖其俯伏駭汗不敢以睊視者但望其蒼然之色淵然之光然皆自以為天池之富地媪之藏蓋其一氣之所春大地時至莫不奮迅而發揚倬乎其明如引星辰而上也窈然而幽如窺

鬼神之情狀也根而幹之為德行政事枝而葉之為言語文章其精神為道德性命之說其教人有序不外起居飲食之間進退灑掃之末及其仰之而彌高測之而益深然後知其不可量也嗚呼七十子之後曰況曰愈曰孟曰揚得十一于千百猶自以為比肩而相望攀龍鱗附鳳翼河闕望之洋洋至今讀其書拜其像尚想遺風餘韻如在乎洙泗之鄉也

張清獻公贊



治身以敬無欲以靜此清獻公之素行也事君以誠立朝以正此公之見于臨政也兩朝人物之清選一代典章之詳訂此公家之青氊而朝廷之龜鏡也至于伯承帝吉仲貳國柄則又公之餘慶也

淦水集卷十七

滏水集卷十八

金 趙秉文 撰

雜文

宣宗謚議

臣聞五緯失次煉石以補天而乾綱正四溟汨行斷鼇足以立極而坤維順其有功參造化旋乾轉坤不離袵席之上皇綱弛而復振函夏危而復安巍巍蕩蕩無得而名其精神之運心術之妙固非羣下之所測知雖然

亭毒之功藏於密而其功見于四時照臨之耀麗乎天而其明被乎萬物聖人體天立極出而應世遊神蠖濩之中而其功利被乎天下有不可掩焉者此天下後世所為揚宏休揭偉績以摛耀于無窮而臣子之心有不能已也然畀不議尊賤不議貴是以累列其所行之迹謁款南郊請之于天以示萬世至公之義而不敢專也帝皇以來率由茲道伏以大行皇帝聖德日新沉幾天縱始以裕陵之元子當膺章廟之正傳不幸屬道陵彌

留之際奸臣矯命以衛紹王繼易天之明亂國之經惟
天弗畀矜圖厥政不蠲烝自啓兵端職爲亂階外阻内
訌我中土弗用靖亦罔或克嗣天乃眷命我先皇帝奮
乾之綱挈地之維天戈一揮戰士勇倍于是定和親之
約曰予寧忍恥不忍人戰死由是講時邁之儀移蹕于
汴梁從民欲也夫其修車馬備器械建廟社峻城郭捐
金帛以賞戰士優爵賞以待功臣録死事之孤表死節
之墓拔將帥于亡命擢豪傑于行陣至于分省以鎮遼

東則志在固根本矣封九公以藩河朔則志在復中原矣
縱鳳翔之歸寇則志在懐逺方矣赦下邳之叛卒則志
在收人心矣所為外攘之道甚偹躬親政事總攬權綱
信賞必罰循名責實設學養士闢舘集賢採公望聘名
士虛已以從衆議體貌以禮大臣避正殿以荅天變脩
羣祀以永民福慮囚徒省寃獄恤孤獨振貧窮宫室苑
囿無所增益豫遊讌賞一切停罷所為内修之道甚著
每與大臣語及社稷必為流涕由是志士雲合天下響

應中興之功日月可冀方將動大輅還舊都修復園陵
獻祼太室明示得意告功皇天不圖天降割于我家氛
祲紫微禍纒霄極憑玉几以宣命乘白雲而上賓此四
海臣民所為椎心而泣血者也痛仙遊之不返攀龍髯
而莫及于是稽合禮經參定謚議究其所以易名之意
僉謂功賛化育道契渾淪基命宥密惟時惟幾茲非繼
天乎運鍾六百紹開中興祀夏而不失舊物繼漢而係
隆有命茲非興統乎孝繩祖武光昭先功紹庭上下重

光奠麗不曰述道乎躬理萬幾日慎一日博施濟衆視民如傷不曰勤仁乎道配三代之謂英克定禍亂之謂武窮神知化備道全美聖之至也繼志述事博施備物孝之全也謹按謚法聖善周聞曰宣周宣漢宣是已夫功以號昭德以謚顯匪謚匪號後嗣何觀今大行皇帝尊謚宜天賜之曰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廟號宣宗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宣宗哀冊

維元光二年歲次癸未十二月己巳朔二十二日庚寅

宣宗繼天興統述道勤仁英武聖孝皇帝崩于寧德殿二十八日丙申移殯于大慶殿之兩楹越正大元年三月戊戌朔二十三日庚申遷座于德陵禮也律琯餘寒銅壺未曙慘玉殿之凝霜尚金盤之承露一夕晏出萬里縞素百官血出以如失萬姓風號而靡訴嗟何辜兮考喪差不勝其孺慕哀子嗣皇帝某痛聖駕之長違哀仙遊之不歸奉綴衣而如在瞻黼扆而成非上宰庀司

羣公就列覽象物之既陳悵徽音之永隔乃命詞臣流
芳寶冊其詞曰大金受命傳休累聖溥海内外罔不禀
令大安失御不踰厥政胡馬南牧華風不競皇天祐正
命我真人裕陵元子世宗神孫睿謀經遠深畧緯文聰
明齊聖慈和儉勤欽若帝則駿惠先功科條霜雪號令
雷風尊禮百神升秩元祀體貌大臣賔禮名士鰥寡惠
鮮宄滯申理從善如流愛民如子給廩養士闢館集賢
罰從末減賞惟慶延屯利建侯萃享有廟金壯京城泥

封關徼至於赦赤子之弄兵誅師干之失律恩不間于跡遠罰不阿于親戚降虜效順以革心島夷畏服而獻馘堂上之兵不殺日中之虜如擊方將歸馬大漠洗兵中原重新日月再造乾坤吁嗟昊天不弔何言至矣哉勤勞天下兮既如彼恩結人心兮又如此胡不萬年僅周一紀禱方致于金縢命忽宣于玉几嗚呼哀哉杞國天崩不周地缺寒日無光蒼天改色綃幕褰兮凝霜麻衣集兮如雪淚成雨兮萬木氷哭成雷兮九泉咽嗚呼

哀哉龍輴徐動霓旌前引栁翣漸遥薤歌猶挽背天闕之崇峻即神臯之平衍烏號斷兮鼎湖成白雲悠兮帝鄉遠遡馳道而皆廻獨宮車兮不返嗚呼哀哉天柱兮崇山虎踞兮龍盤千秋兮萬代永閟兮宸顔藏衣冠兮天上遺聲烈于人間去復去兮九疑黯來不來兮八駿閑嗚呼哀哉如天之生如日之明神武電動蠻夷震驚繩祖武兮孝之大興聖統兮功有成至德難名神謀莫測超咸五而登三𢟍漏萬而掛一宜乎享號曰宣揚鴻

休于罔極嗚呼哀哉

明惠皇后謚議

臣聞乾父坤母共成覆載之功日君月妃並顯照臨之德其有體承天之順運載物之功合德無疆配明可久含弘光大齊聖廣淵若娥皇嬪虞塗山啓夏命降簡狄兆殷商之發其祥思齊大任見文王之所以聖皜皜乎不可尚已蕩蕩乎無能名焉然而載于書詠于詩丕彰對天之洪休揚厲無前之偉烈此后母之聖傳之無窮

而臣子之誠又烏可已也欽惟大行慈聖皇太后南陽
鍾慶沙麓興祥玉梳兆夢金芝呈瑞文定厥祥天立厥
配配我烈考懿範彌彰齊蹤唐母媲德周姜輔佐先皇
勞勤夙夜自家刑國叶成風化服繒示儉戚藩作程脫
簪申戒實贊中興誕育聖皇母儀象坤正位不居讓德
彌尊元光末命朓躔萬方祗奉陵寢祭祀齋莊左右聖
皇益茂徽音憂國在顏愛民宅心天步方艱憂心孔棘
積勤憂而不豫感哀煢之將及託聖嗣以遺言意公家

之惜費毋厚塟以徒勞憫生民之憔悴至于金鳬銀海器無珍異之藏玉匣珠襦襚戒紛華之飾益自我以作古示儀刑于有國化流四海恩結生民歷千古而與較實曠代而無隣臣等以謂考謚尊德國家之典有美不揚臣子之罪自非大彰聖母之懿範何以流芳于萬世也夫公則生明正則言順于是諏禮官暨羣匹稽節惠之文定易名之制僉謂獨見于幾微之會默福含生游神于長樂之宫先識長利茲非日明乎容之如地養之

如春並施利物不于其身茲不曰惠乎謹按謚法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如式請上尊謚曰明惠皇后著之玉冊永播無窮臣等不勝拳拳謹議

明惠皇后謚冊

維正大八年歲次辛卯十一月癸未朔初八日庚寅哀子嗣皇帝臣言昔我烈考宣宗皇帝以裕陵元子復受天命還於正統紹復武元之大業亦惟我大行慈聖皇太后來嬪于京天作之合憂勤輔佐用共濟于艱難厥

初誕育眇躬將正位號以仁聖皇太后德冠六宮曰娥

英之貴一也讓而不居逮元光末命弗敢弭忘曰此先

帝之志也乃居太上之尊受養于長樂之宮肆惟冲人

嗣無疆大歷未堪家難思免厥愆尚賴文母之慈訓不

圖昊天不愸降此大喪創鉅痛殷煢哀茹荼追念宸儀

雖閟徽音尚存欽惟聖母慈仁賦性勤勞夙夜以國步

方棘憂心孔疚顧黎民曰念哉征戍勞止汔可少休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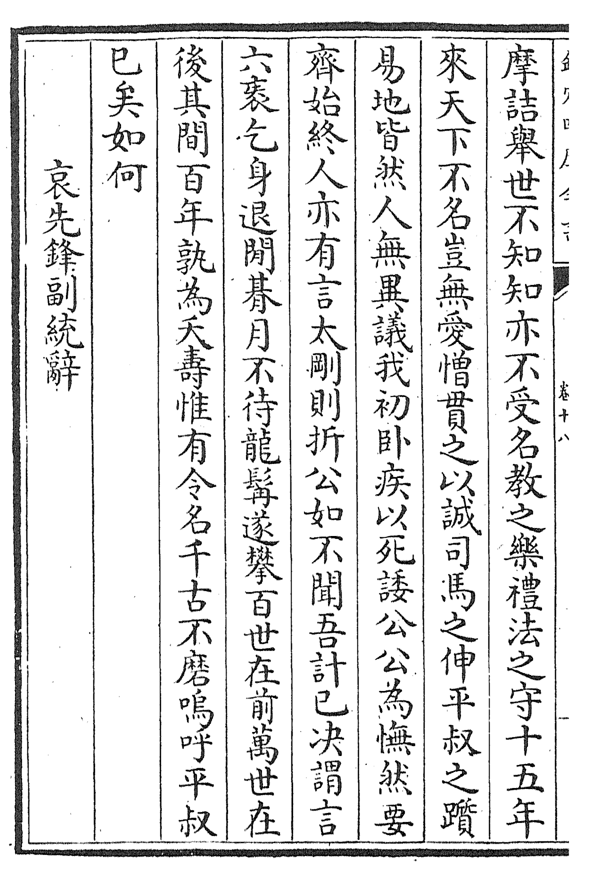
母天下忍瘠其子凡諸疾禱皆歸福于元元疾迨彌留

遺命薄葬臣哀痛不忍從重違顧命伏念正位以定名
考謚以尊德厥有舊章倘非丕彰聖母之鴻休懿德則
何以對越在天之靈追慰罔極之誠哉深詔禮官詳
議謚法式稽古義敢薦大名伏以緼先物之幾體謙冲
之德紫宫並耀黄道偕升兹不曰明乎以載物之量包
逮下之仁子惠無疆坤儀攸賛兹不曰惠乎謹按謚法
獨見先識曰明恩能及下曰惠肅涓穀旦爰舉上儀謹
奉玉册玉寶上尊謚曰明惠皇后伏冀聖靈俯賜鑒臨

歆受典冊垂裕無窮嗚呼哀哉謹言

祭姬平叔文

孔孟云遠士喪真純有一于此如見鳳麟嗟嗟平叔今之古人治心養性求仁得仁平叔之剛忠腸義胆暫為御史龍鱗輒犯既丞大理槃木力撼世謂平叔魏徵汲黯平叔之徳玉粹氷清撫姪如子事嫂如兄貞不絶俗㢘不近名世謂平叔五倫陽城平叔之心晴空秋月天壽不貳得喪如一鉏去客氣存養真宅孰知平叔蒙莊



摩詰舉世不知知亦不受名教之樂禮法之守十五年來天下不名豈無愛憎貫之以誠司馬之仲平叔之躓易地皆然人無異議我初卧疾以死諉公公為憮然要齊始終人亦有言太剛則折公如不聞吾計已决謂言六袠乞身退閒朞月不待龍髯遂攀百世在前萬世在後其閒百年孰為夭壽惟有令名千古不磨嗚呼平叔已矣如何

哀先鋒副統辭

皇天賦予下人兮胡獨鍾此淑靈孕陰山之勁氣兮萃潢水之精英胄黑山之苗裔兮踵一旅之家聲身大不酡其膽兮又重之以修能飛叢矢于指端兮匪絃月而彀星超百步而命中兮若馳風而擊霆突沙陀之重圍兮破下蔡之精兵維所向而無前兮以長槍而得名從元戎以南征兮貳前鋒以啓行頓歷陽之城下兮斷縣橋以先登偶流矢之中顙兮氣猶勵而奮征寒日薄于虞淵兮黯流星之墜營旦釋圍以赴滁兮摧吾萬里之

長城嗚呼哀哉將行流沙麒麟胃折欲濟大江亡失舟楫如何昊天喪我英特如可贖兮百身何益千人一英萬人一傑生也何艱奪之何卒天賦絶藝神授秘訣輪扁無傳廣陵遂絶嗚呼哀哉部曲散兮實弓匣虎轝催兮生死决風蕭蕭兮霧冥冥列士抆淚兮悲泉咽嗚呼哀哉生何為兮死何歸生無成兮則如勿生生不識兮死誄之誄國殤兮酸余情

追薦李中丞子賢青詞

宿纆惡業豈天譴之可逃追拔亡魂亦國殤之可愍輒
殫誠悃仰瀆高明伏念先伯某早以書生偶塵科第功
名素負忠義自將位畀而言高身小而胆大貴臣失律
顧行莊賈之誅逆賊弑君乞致陳恒之討憤京師之寡
援先士卒以請行鳩義軍烏合之餘抗虜賊鴟張之勢
矢貫脊而没鏃血流踵而能軍遂以潰圍因之扈駕特
以義勇達于上聞半歲九遷驟躋三品一身萬死誓救
孤城運糧餉以先驅乏偏裨之後繼一軍獨没四海共

哀量力雖非原心可恕伏念生居人世未脫塵緣三生宿對之寃一念差殊之習豈無罪釁以致淪亡弗仗勝緣曷資冥路是用肅陳清醮祗演靈科兾消黒簿之殃䰟度朱陵之府

祭薛威儀文

嗚呼世降道喪朴散而漓古風不還慨莫予追有人于此真淳不欺不獨今無古人亦稀猗歟尊師抱一不離嚴奉戒律始終不虧心地開朗而訥言詞終日如愚退

發其私老莊儒釋一以貫之昔我先君與師之師情同
義合命駕相期晤語終日忘渴忘饑我父我子爾師爾
資爰敦夙好世徳是儀自始識面曁老且衰三十餘年
不磷不緇我從北來見師滏湄環堵蕭然黃冠白髭貞
祐初元天發殺機桑梓陷沒親識誅夷獨師尚存喜見
睫眉挈置河南館之宮祠謂守丹竈莫如子宜命也如
何一病莫支超然坐逝棄我如遺師既云殁僵坐移時
頭頂尚煖超昇不疑盛以尾棺葬之路垂死生夢幻臭

腐神奇不亡者存夫復何悲尚享復銘其墓曰

千虛不如一實萬言不如一默養内者徳養外者賊

至于體輭而天項煖而濡以形形心惟徳之符

祭劉雲卿符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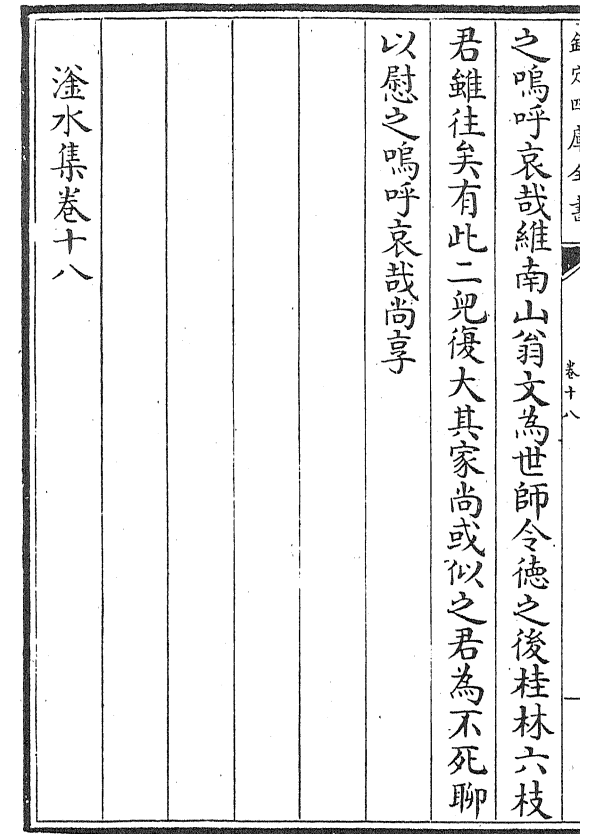
嗚呼雲卿而至斯耶壽不登五十官不過七品而止于

斯耶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何辜于天而奪之遽耶

既畀之才而不畀之壽何侈于彼而獨靳于此耶嗚呼

哀哉如君之才無適不宜小試所長英英不覊暫為御

史自信不疑奮身直前百謫不辭既厄居陳心和且夷
講道論義飲酒賦詩諸公交臂請置劇司屈宰一邑牛
刀割雞政聲藉甚草木皆知召還北苑棄我遺黎父老
遮道毋以公歸我公去矣我民之思桐鄉遺愛葉邑立
祠既斥而復謂將有為文章政術百未一施曾不踰月
而死及之嗚呼哀哉君之始病一僕自隨君之妻子適
來京師及其蓋棺猶及臨之嗟嗟老母倚門望之哀哀
孤䰟夢寐見之扶櫬還家何以告之聞此訃音何以處



之嗚呼哀哉維南山翁文為世師令德之後桂林六枝君雖往矣有此二兒復大其家尚或似之君為不死聊以慰之嗚呼哀哉尚享

溢水集卷十八

滏水集卷十九

金　趙秉文　撰

書啓

相府請王教授書

某頓首啓賢佐教授先生閣下阻奉仙標渴思道論敬佇下風瞻系何極先生嘉遯林藪脫屣世榮窺大易之盈虛洞玄象之終始道尊德重名聞天朝推其緒餘可利天下然君子之道出處語嘿何常之有或拂衣而長

往或濡迹以救時故當其無事則採薇山阿餌术岩岫固其宜矣及遭多難社稷傾危而不顧蒼生倒懸而不解其自為謀則善矣仁人之心固如是乎某猥以不才繆膺重任四郊多壘咎將誰執徒積慙汗坐視無術庶幾得明利害而外爵禄者在天子左右同濟太平今聖上明發不寐軫念元元屈已下賢尊師重道嘆先生之絶識欽先生之高風雖黄帝尊廣成之道陶唐重頼陽之節不過是也雖先生懷寶遺世如某之不肖者固在所棄

獨不念累世祖宗之基業億兆生靈之性命忍忘之耶
昔商山四老定儲嗣而暫來謝安東山為蒼生而一起
今安危大計非特定儲之勢也敵勢侵逼又非東晉之
時也生民塗炭亦已極矣豈先生建策於明昌之初獨
無一言于貞祐之時乎先生幡然而改惠然肯來審定
大計轉危為安然後披蕙幌拂雲扃未為晚耳敬聽車
音某雖不敏請擁篲而先之方屬春寒宜善加調護康
健履福某謹宣再拜

答李天英書

天英足下自足下失意東歸無日不思況如三歲向得來音具悉動靜為慰所望所寄襟詩疾讀數過擊節屢嘆足下天才英逸不假繩削豈復老夫所可擬議然似受之天而不受之人屢欲貢悃誠山川間之坐成浮沉況勤厚如此過望點化僕非其人筆拙思荒自濡其涸況望餘波耶豈以犬馬齒在前欲俯就先後進禮耶聊布一二所聞于師友間者幸恕不揆嘗謂古人之詩各

得其一偏又多其性之似者若陶淵明謝靈運韋蘇州王維柳子厚白樂天得其冲澹江淹鮑明遠李白李賀得其峭拔孟東野賈浪仙又得其幽憂不平之氣若老杜可謂兼之矣然杜陵知詩之為詩未知不詩之為詩而韓愈又以古文之深浩溢而為詩然後古今之變盡矣太白詞勝于理樂天理勝于詞東坡又以太白之豪樂天之理合而為一是以高視古人然亦不能廢古人足下以唐宋詩人得處雖能免俗殊乏風雅過矣所謂

近風雅豈規規然如晉宋詞人蹈襲用一律耶若曰子厚近古退之變古此屏山守株之論非僕所敢知也詩至于李杜以為未足是畫至于無形聽至于無聲其為怪且愚也甚矣其于書也亦然足下立言措意不蹈襲前人一語此最詩人妙處然亦從古人中入譬如弾琴不師譜稱物不師衡工匠不師繩墨獨自師心雖終身無成可也故為文當師六經左丘明莊周太史公賈誼劉向揚雄韓愈為詩當師三百篇離騷文選古詩十九

首下及李杜學書當師三代金石鍾王歐虞顔柳盡得諸人所長然後卓然自成一家非有意于專師古人也亦非有意于專擯古人也自書契以來未有擯古人而獨立者若楊子雲不師古人然亦有擬相如四賦韓退之惟陳言之務去若進學觧則客難之變也南山詩則子虛之餘也豈遽汗漫自師胸臆至不成語然後為快哉然此詩人造語之工古人謂之一藝可也至于詩文之意當以輔教化為主六經吾師也可以一藝名之哉

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揚雄韓愈歐陽修司馬溫公大儒之文也吾師之太白杜陵東坡詞人之文也吾師其詞不師其意淵明樂天高士之詩也吾師其意不師其詞然吾老矣眼昏力茶雖欲力學古人力不足也足下來書自言近日欲作大字然滯于藏鋒不能飛動詩欲古體然僻于幽隱不能豪放足下自知之僕尚何言然藏鋒書之一體所貴徧學古人昔人謂之法書豈是率意而為之也又須真積力久自楷法中來前人所謂未有未

能坐而能走者飛動特胸中之妙非所學也若或妄言飛動或泥言積學皆偏耳東坡論五十八草書似鶯哥嬌數日相見曰此書何如曰乃秦吉了耳足下之書無乃近之乎精神所注間出奇逸稍怠之際如病痱腫得免秦吉了足矣想當捧腹大笑也寄來詩如長河老秋凍馬怯氷未牢河山冷鞭底日暮風吏號晨井凍不爨誰療寒士饑天厩玉山禾不救我馬嘖塵埃汩没伺候工離騷不振矜魚蟲風雲誰復話著蔡不圖屐豨哀屠龍挟

戕搦管坐書空伊優堂上酣歌鐘乃知造物戲兒童不妨遠目逐孤鴻莫恠魏匏無所容此去未許江船東五經不掃途轍窮門庭日日生皇風太阿剖空砥以石坐掃鵜鶘搖天雄岩椒鬱雲日夕生陰雨雪縞夜秋黄老林人烟墨突棋逕雲深造物開岩穴蛇徑攢劒薜荅花張古錦霜苦老秋碧日夕雲竇陰風鼓泉涌石馬蹄忌磽确棋道生枳棘盤盤出井底回首悵如失長老不耐役底事挂麈迹披雲出山椒白馬表林隙其餘老昏殊

不可曉然此迄今大成不過長吉盧仝合而為一未能
以故為新以俗為雅非所望于吾友也昔人有吹簫學
鳳鳴者鳳鳴不可得聞時有梟音耳君詩無乃間有梟
音乎向者屏山嘗語足下云自李賀死二百年無此作
矣理誠有之僕亦云然李公愛才然愛足下之深者宜莫
如老夫願足下以古人之心為心不願足下受之天而
不受之人如世輕薄子也與足下心知故道此意幸少
安毋躁

答麻知幾書

知幾足下相别數月靡日不思山川遼濶致稽裁布人至辱長書累幅意貺勤厚殊慰馳想不審比來眚疾差减否甚懸懸也聞御榜到日足下與李濟之適同榻一升一沉不能不悵然也然此亦何足置懐前者足下與李欽叔各魁省貢羣口嗸嗷争為毁訾及欽叔連中兩科然後懲然心服如使足下一第後試制策試宏詞當與欽叔並馳争先未知鹿死誰手豈可以成敗論士者哉僕

少時應舉被黜戚戚若不復堪處然窮達自有數顯晦自有時以今觀之向之戚戚者何妄也足下又以平生孤苦百狀有求鷙得鳩種稷得稗之說天生大賢如足下者必將有用又安知今日之窮天將昌其道非足下之福耶若得一器淨水照足下宿命還本知見當不出此言也足下生知夙習再來人也三生學道豈不知此大抵一時才人多恃聰辨少積前路資糧故佛謂之福慧兩足尊足下無乃近此類尚何怨耶假使吾輩萬一臨

死生之際亦當安時處順况未至是耶足下所喜韓子歐子之學固為純正如退之感二鳥賦上宰相三書亦少年未知道時語也其後諫佛骨南遷若與生死利害相忘者然過黄陵廟求哀乞靈恐死瘴霧中亦學聖人而未至者今之士人以綴緝聲律為學趨時乾没為賢留心于韓歐者幾人僕固不當洗垢求瑕若孔子與子貢顔淵問答有不容何病之語弟恐孔顔不爾爾也因論聖賢之分偶及之至所謂為忠誠為謹廉為放逸為

耿介豈以窮達而異心哉足下又謂山林有至道蒭蕘有至人可隱可訪誠哉是言當今之世豈必忘言如達摩談道若莊生然後為得也談道吾敬常先生王賢佐談禪吾敬萬松秀玉泉政論醫不及儀企賢任子山經學與文章不及李之純與足下如足下一病自不能療便謂舉世無知醫者可乎足下易學自可忘憂遺老至于釋老二家勿謂秦無人聞頗喜雜學然慎所以習之者多難之世益成括之徒當敬而遠之足下才高識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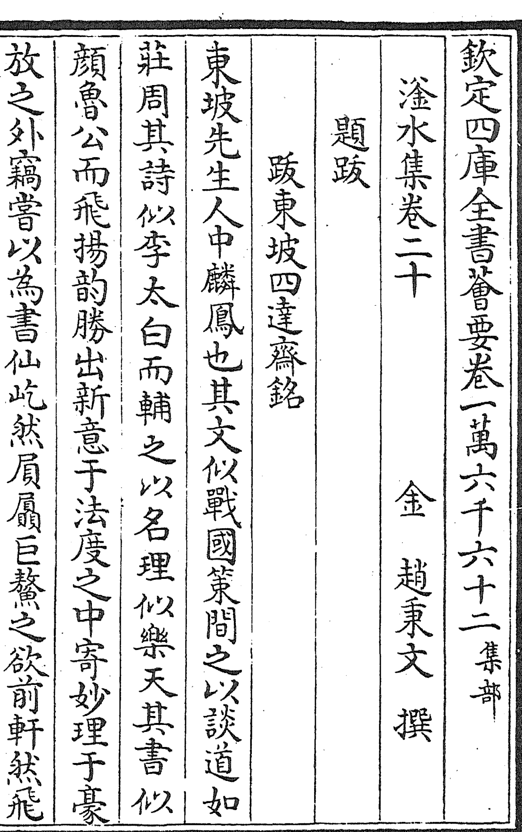
過僕數倍固不當為此喋喋亦期有以告教我也方屬
新秋善加調攝不宣

遺太醫張子和醫說

夫天有六氣以生寒暑燥濕風火故醫家欲治寒必以
熱藥欲治熱必以寒藥二者固不可以偏廢往時吳楚
之人喜溫藥初虞氏論之詳矣本朝大定間河間劉守
真者號精于素問多用涼藥以矯一時之弊施之于膏
粱之族飲食厚而腠理密頗得其效而昧者用之至于

殺人者多矣太醫張子和嘗以炮附子七枚以糖卷餅餌而食之佐以古人蒸熨之法以起人痙病用意健矣論者以為喜用凉藥未必然也然醫者人之司命不可不慎書醫說以遺之

淦水集卷十九



滏水集卷二十

金　趙秉文　撰

題跋

跋東坡四達齋銘

東坡先生人中麟鳳也其文似戰國策間之以談道如莊周其詩似李太白而輔之以名理似樂天其書似顏魯公而飛揚韻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竊嘗以為書仙屹然肩鼂巨鰲之欲前軒然飛

動大鵬之孤騫鷙狠石當道長松臨淵其嚴勁之象雄渾之狀大臣正色抑不可屈懍然如見其叱希烈而誚祿山也千石之鐘萬石之簴鏗鈜鎗鎝儼然如見其宮廟之懸也如偃而復植如墮而反妍秋風水波春山雲烟此猶可畧而言至于字外匠成風之妙筆端透具眼之禪葢不可得而傳也觀其胸中空洞無物亦如此齋廓焉四達獨有忠義數百年之氣象引筆著紙與心俱化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其有得于此而形之于彼豈非

得古人之大全也耶

跋米元章多景樓詩

海嶽老人書惟華陀帖與多景樓詩最為豪放偃然如枯松之卧澗壑截然如快劒之斫蛟鼉奮然如龍蛇之起陸矯然如鵰鶚之盤空烏獲之扛鼎不足以比其雄且壯也養由基之貫七札不足以比其沉著痛快也千石之鐘萬石之虡其重厚有如此者浙江之潮涿鹿之戰其噴薄蹴蹈有如此者鍾王之清潤歐虞之簡潔顔

栁之端嚴誠為鮮儷至于雄入九軍氣凌百代而于古人有一日之長其筆陣之堂堂乎

題涪翁草書文選詩後

涪翁參黃龍禪有倒用如來印手段故其書得筆外意如莊周之談大方不可端倪如梵志之翻著襪刺人眼睛一夫九首方相四目夔一足能三足猨梟藤蟲食木巨石很老枅禿恢譎詭怪千態萬狀然涪翁自謂中年以草書名世惟東坡以為俗此其暮年書也知東坡之

所謂俗則知涪翁之不俗矣技進乎此矣

跋東坡書孔北海賛

黨錮之禍豈不哀哉此非獨小人之過亦君子之過也方梁冀跋扈朝廷不能制五侯誅之自是宦者用事其後人主幼冲女主制政繼以桓靈之不君則其勢不得不權在宦竪而天下賢士嫉之若仇非朝士誅宦官則宦官誅朝士必矣及黨錮禍起君子既去而小人亦無以自立于世自後英雄得志假外兵以除内難董卓既

没曹操繼之孔文舉雖有扶漢之志勢亦難矣何則操挾天子以令諸侯意逆而名順文舉欲藉英雄以除君側之惡意善而名逆加之如操者苟有可以寓其智巧則亦無所不至而文舉不過正義明道而已操之奸雄有所不為是以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理固然也東坡謂文舉使劉備誅操無難葢亦有激而云坡作此賛實亦自況元祐之黨僅類黨錮元豐之政初亦有為但荆公新法不合人情温公繼之力革前獘然紹聖崇寧子

也一旦使子改父道小人得以籍口矣向使如范忠宣輩稍變其不合者漸以圖之庶幾少安其子孫亦安能為其父而咎其王父者哉惜乎慮不出此而使賢士竄斥畧盡國隨以亡亦君子之過也然坡公身愈斥忠益不衰坡嘗稱太白雄節邁倫高氣蓋世余於東坡亦云

題異壺圖

李道人蓄異壺求詩于諸公間雖兩牛腰猶未厭也某笑曰子能體壺之虛心一事足矣何以多為恐子未知

虛心之説試為子言之夫天下事物是非得喪憂樂置一毫于胸中非虛也忘已則忘物忽然心境兩忘此猶世俗之所謂虛耳若夫虛為有待致虛極則絶其待靜為有對守靜篤則忘其對此虛之至也然虛心有道惟誠能虛不誠則為索隱為矯激至于吾道則又不然惟誠能虛能盈能動能靜虛而不誠則餒盈而不誠則亢動而不誠則躁靜而不誠則槁皆非道之正也故曰不誠無物子歸試以是求之可以見吾之言矣

書雷司直奏牘後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其所以陷溺其良心者士大夫怵于名爵庶人則惑于利至其甚者玩人性命于股掌之上恬不介意是誠何心哉此時人欲蔽塞深固與物隔絶知已而不知彼耳然亦知之不審也世未有食烏喙者以其殺人審也酒色殺人則不知戒知之不審耳白晝操刃為利而殺人士大夫必不為以政而議獄知其究濫則曲意為之鄉為利則不為今為名爵則忍為之

相去一間耳此之謂失其本心亦知之不審也明矣雷
君希顏藏其先大夫為司直日奏讞一通仁人君子留
情于垂死之魂與哀于不報之所天其有不報耶今希
顏聰明英偉能世其家亦積善之報也耶

書曹忠敏公碑後

儒者不言利然周禮天官冢宰制國用理財者半之有
利物之利有貨財之利顧所用如何耳善乎忠敏公之
言曰豐財之道非求財而益之也去事之害財而已故

公之總利權也號能稱職求其所以致之之術税不及什一兩税之外一無横斂不數年間倉庫充實民物殷富四夷賔服以致大定三十年之太平公之功居多此天下所共聞者也又嘗聞諸長老言公奏河東地瘠民夥與山東河北不同乞減物力三十餘萬貫從之而碑未及載當侯得其實迹為公一書再書而屢書之也傳稱管仲之世祀也宜哉以其知取予也今公之子若孫位榮顯者甚多益方興而未艾則天之報施善人何如

哉書此以勵夫為善者

題東坡與王定國帖

坡公書雖不學鍾王而暗與之合此帖氣壓王子敬便覺李北海窘于繩墨其合處乃似楊少師也不知者至比徐季海季海肯書李晉公姪女碑吾知魯公必不書也安得有坡公忠義不回之氣象也哉

題楊少師侍御帖

楊少師勸其父不以社稷與人此與魯公距安禄山斥

李希烈何異故其書雖承唐末五季餘習猶有承平純正氣象此侍御帖乃有魯公座位帖筆法論書當論其人工拙不足論也況其工如是耶

題楊少師書陰符經後

白頭瘤目反妍其媸被褐懷玉反美其疵蟲食鳥啄山崩川抵寫出萬物之形象而不以故自私譬猶石以怪而供木以癭而杯器以古而見貴髻以髻而增竒竒怪怪不可時施書中之支離者耶

題三仙帖

顔濆書如仲長子先懐道遁世光而不輝東坡書如魏鄭公古之遺直嫵媚可愛山谷書如莊周談大方不可端倪總而論之如華嶽三峯蓮峯中峙二峯旁迤秀色無可揀也使當時愛之如今日又安有汝南之謫耶此亦良悲耳

題竹溪篆

李監之篆蔡中郎之八分虞永興之小楷陶謝之詩六

一公之文妙絶一世公兼而有之抑可謂全矣後數百年不幸文字散落獨此篆存亦足以知予言之不妄

題竹溪黄山書

竹溪先生篆第一八分次之正書又次之皆當為本朝第一黄山先生擘窠大字體兼顔𥫃書畫雄秀當在石曼卿上草書如行雲流水當在蘇才翁伯仲間非但不愧之而已

題東坡乞常州奏草

唐盧坦有言凡居官亷雖大臣無厚蓄其能積財者必剥下以致之如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顔尚書乞米帖至今為萬世寶東坡奏稿以薄田粗給饘粥乞常州安置其後竟卒于常州豈以田故耶天留此二帖以儆世貪饕之徒耳然則無德而千駟者亦可悲也夫

書東坡寄無盡公書後

無盡公少年為御史剛直敢言魯直有霜風拂觚稜之句至任提憲坡又欲其肅責墮史計非天資刻薄人也

然章惇當國則助之力詆元祐之黨頼末年與蔡京辨以是得時名後之議者深所不與甚者又以為奸邪何也切意奸邪未必然殆學術不明之過也自王氏之學興士大夫非道德性命不談往往高自賢聖而無近思篤行之寔視其貌惝怳而不可親聽其言汪洋而不可窮叩其中枵然而無有也無盡公于佛學信有得矣失之好異法華以白蓮為喻公獨曰優鉢曇花也又自以為三教大師計其人必高自標置雖東坡温公不能滿

其意則不免有彈劾之失至其甚則善人為奸黨其謂之奸邪亦宜矣末流之弊近世尚有以溫公為奸黨以歐蘓為不知道此皆處已太過責人太深之弊也士大夫學貴深博行已自淺近始庶幾脚踐寔地無躐等虛浮之咎矣

題田不伐書後

此田不伐書也後一幅頗有東坡醉草風味子嘗論杜牧之石曼卿秦少游鮭寓之詩酒其豪俊之氣見于自

著終不可沒但命不偶耳使不伐修潔不失為才大夫
顧以小辭自意惜哉術不可不慎也

題巫山圖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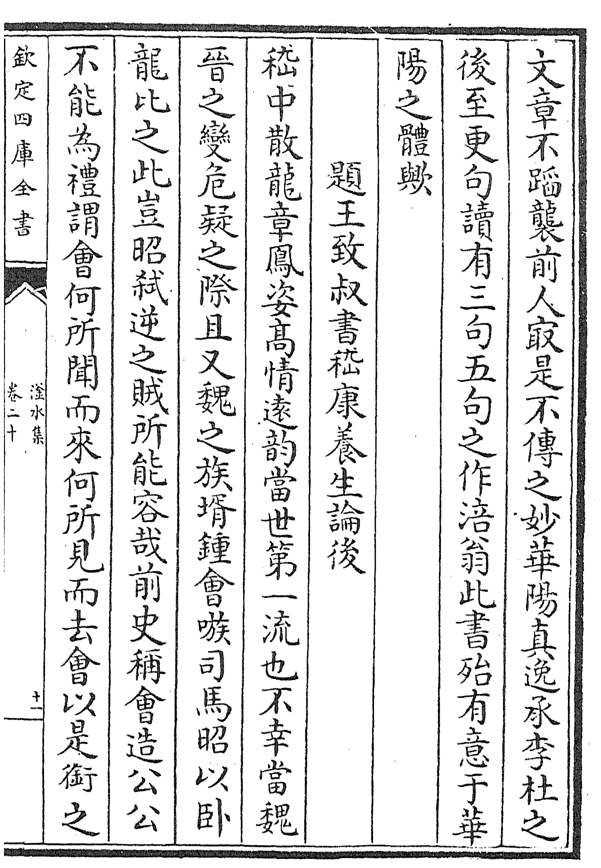
昔宋玉賦高唐之事其意言山水之峻激林木之振蕩
鳥獸之號呼足以使人移心易志以諷襄王之荒淫神
志既蕩夢與神遇以無為有也其卒章言覽萬方思國
害開賢聖輔不逮勸百而諷一亦已晚矣其後卒賦神
女之事豈淫荒之主竟不可以已耶然亦玉之罪矣惜

乎無是可也後世不知者遂實其事乃知楚人事鬼尚矣其後繪以為圖公南征得之觀其羣峰秀拔雲煙葱蔚意必有神主之褻瀆如此毋乃汗靈尊乎乃作此說以為之辨

題紫陽宫銘後

前人稱夏侯孝若文別見孝悌之性予亦謂栁僕射書一出開濟之才書心畫也氣象如此肯為裩中蝨乎

跋山谷草書


文章不蹈襲前人㝡是不傳之妙華陽真逸承李杜之後至更句讀有三句五句之作浯翁此書殆有意于華陽之體歟

題王致叔書嵇康養生論後

嵇中散龍章鳳姿高情遠韻當世第一流也不幸當魏晉之變危疑之際且又魏之族壻鍾會㗖司馬昭以卧龍比之此豈昭弑逆之賊所能容哉前史稱會造公公不能為禮謂會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以是銜之

向無此言公亦不免世人喜以成敗論士遂以公為才多而識寡難乎免于今之世過矣自古奸雄窺伺神器者鮮不維縶英豪使不得遁如中郎死于董卓文舉死于魏武司空圖僅以疾免揚子雲幾至辱身亦時之不幸也如公重名安所遁哉人孰無死惟得死為不沒如會歡司馬昭椽喪魏室既滅劉禪遂據蜀叛竟以誅死若等犬彘耳死與草木同腐而公之沒以今望之若神人然為不死矣尚何訾云故備論之書之工拙亦何足

云之與有

題南麓書後

岱嶽夫如何齊魯青未了夫如何三字幾不成語然非
三字無以成下句有數百里之氣象若上句倶雄麗則
一李長吉耳此前人論詩也論書亦然若有學南麓書
者當以吾言叅之

題黄山書後

余嘗評黄山書當在黄魯直蘓才翁伯仲間議者未必

為然今日李欽止來與余論合且云子美有宋初詩人氣象涪翁圓熟若論氣韵當不相上下復觀竹溪跋公書云得法在魯公後得趣在魯公前三十年後當有知之者

又題

學易先生詩未可以江西詩派論也

跋劉深伯西岩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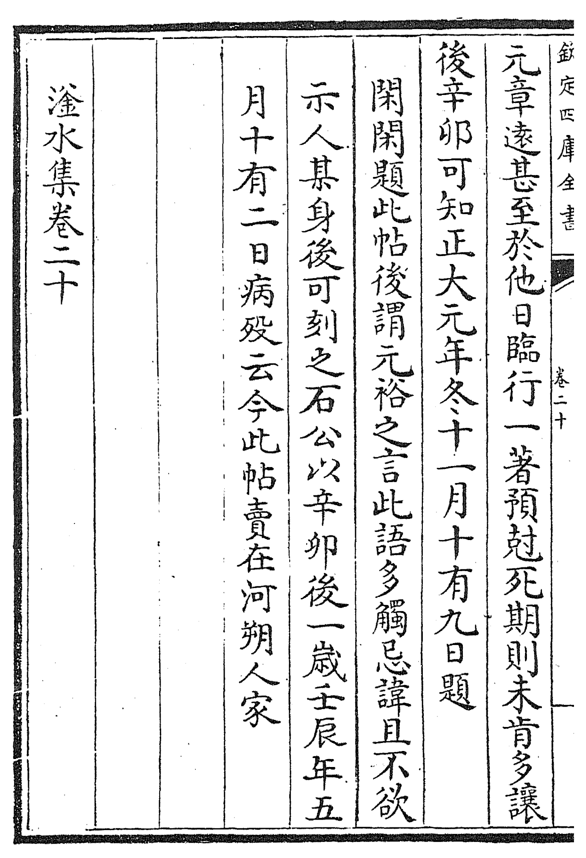
歌云西岩逸人以天為衢兮地為席茵青山為家兮流

水為之朋饑食芝兮渴飲泉又何必有肉如林兮有酒
如澠世間清境端為吾輩設吾徒豈為禮法繩少文援
琴衆山響太白弄月清波澄人間行路是處多炎蒸
何如水前山後六月赤脚踏層氷
南山翁子伯深西岩歌置之古人集中誰能辨之所謂
不拘禮法非如晉之狂士公末及五紀致政臨終不亂
益有道者公又有詩云身將隱兮文何用人不知之味
更真尤可諷詠

題米元章修静語録引後

米元章知淮陽預知死期以香木為棺置黄堂上飲食起居時在其間及期召吏民所親厚者與之别索紙書云來從衆香國中來去當衆香國中去擲筆而化北山程俱致道所作墓誌銘及洪邁夷堅志所言如此世皆知元章能書書一藝耳亦何足道然非有仙骨視聲色富貴不足以槩其心者亦不能造微入妙嘗見元章奏札以漣水令彈宰相章惇植黨擅權已知其英氣不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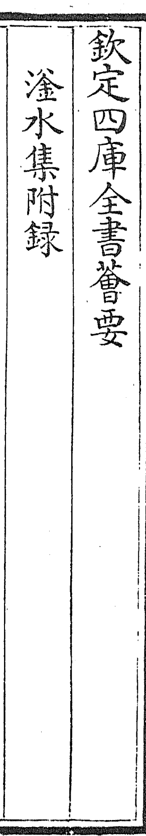
及觀修靜語録引深入理窟又言懷老後來瞎了正法眼南心二老始判真魔乃知此老遇正見師具擇法眼臨行灑落固不徒然昔鳩林政公禪師亦符此意力欲遠承雪竇扶樹雲門一枝不幸早世當元章時雲門臨濟二派大興而今所言者乃如此想雲門兒孫不以為然又安知百餘年後乃有賞音者本朝臨濟一派至覬公而絶不傳一人信知殺人不剳眼漢乃能立地成佛非兒女曹咬猪狗脚者所能湊泊也不肖詩書不及



元章遠甚至於他日臨行一著預尅死期則未肯多讓後辛卯可知正大元年冬十一月十有九日題

閑閑題此帖後謂元裕之言此語多觸忌諱且不欲示人某身後可刻之石公以辛卯後一歲壬辰年五月十有二日病殁云今此帖責在河朔人家

滏水集卷二十



滏水集附録

故翰林學士承旨資善大夫知制誥兼同修國史

上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戸實封一百戸

趙公墓誌銘并引　元好問撰

唐文三變至于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為遼宋而為

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經解柳穆

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

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于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為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没世不復亦無以議為也國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禄至于經為通儒文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伯正甫出于大學大丞相之家學接見于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流唐

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從而和之葢自宋以後百
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丞相世傑王內翰子端周三司
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
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汩于利禄不溺于流
俗慨然以仁義道德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沉潛乎六經
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死而後已者唯
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閑閑其自號也世為
磁州滏陽人祖雋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

水伯父甫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
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年十七預
鄉試弱冠登大定十五年進士第章宗明昌初調安塞
主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令丁父憂用薦者及
提刑司廉舉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
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真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
大政自古未有大臣以為不可而君獨以為可而行之
者坐譏訕免未幾起為同知嵩嵐州軍州事轉北京路

轉運司支度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
公入對上顧謂萬公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由人君用人
邪正不分極有理趙某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藻
工書翰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以北邉軍興姑試之耳
泰和二年改户部主事遷翰林修撰考滿留再任衛紹
王大安初北兵入塞勢頗張王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
邉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在外夏暑雨
器械弛敗久且病秋若受敵我將不利矣可遣臨潢一

軍深入擣其虛則山西之圍自觧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是秋宣德帥以敗聞十月出為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于刑盜賊無大小皆棓殺之聞赦將至先棓賊乃拜赦而盜賊愈熾公為政每從寬厚恥以榜掠立威不旬月盜賊屏息終任無犯者歲饑出俸粟為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為兵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兼提點

司天臺太常少卿二月太白經天公上封事言天人之際且謂歲八月當有更王之變時駙馬都尉南平父子當國怒公以為妖言置章不通及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尋授翰林直學士宣宗貞祐初中國仍歲被兵公言時事可行者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約謂中國無古北之險則燕塞單駕幸山東為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且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嘗由曹濮開滑大名東平滄景會濁流入於海今改而南由徐邳

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
稍修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雖兵入可阻以
為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便秦罷諸侯而
郡縣之無外禍而有不及期之禍如秦銷鋒鏑令民間
不得藏弓矢是也隳名城令腹内州軍不置樓櫓是也
在平昔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勝廣
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禄山之亂請出諸
王分置諸道禄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能復

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山東有大河
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者得矣
明年上書請為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當在
左右不宜補外不許貞祐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
轉侍讀興定中拜禮部尚書兼侍讀同修國史知集賢
院明年知貢舉坐為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以卿
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衰時
命公以禪語為歌詩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

日復拜為禮部尚書兼官如故公又謝上曰卿春秋雖
高以文章故復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為
天子開忠言廣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勤儉
慎兵刑所以祈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再
以年乞身改翰林學士修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親經
史以自裨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輿
改元春正月敵兵由漢中襲荆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為
赦文以布宣悔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意詞情俱盡城

下之役國家所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為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于私第之正寢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殄瘁之嘆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户實封一百户先娶劉氏後娶郭氏並封天

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防禦推官高可久次嫁衛州行六部郎中石玠次嫁汝州防禦推官尚書省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也所著易蘐說十卷中庸說一卷删集論語孟子觧各十卷揚子發微一卷太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詩文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録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得其旨歸嘗著論𠮷為害于世者特其教耳其徒

亦樂從公遊公嘗為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多至數十
百篇晚年録生平詩文凡涉于二家者不存也大槩公
之文出于義理之學故長于辨析極所欲言者而止不
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守一律律詩壯麗
小詩精絶多曰近體為之至五言古詩則沈鬱頓挫似
阮嗣宗真淳簡淡似陶淵明以他文較之或不及也字
畫則有晉魏以來風調而草書尤神絶殆天機所到者
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黄華起居狀朝

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為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徵銘因得考公出處竊有所嘆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為大儒係道之重輕然且有皇甫張李曾蘇諸人輔翼之而後私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為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于教育不階于講

習紹聖學之絶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而無一人推
尊之𠮟文章字畫在公為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
知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
親見揚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閲賢善為所稱道其
傳後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若公者其亦有待也乎
銘之曰
道統中絶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屨公起河
朔天以經付挺身頽波為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

而赴春風舞雩如望趨步心與理洽默以言寓發
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
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為柄在治為
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
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
表公墓

滏水集附錄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楊壽楠

謄録監生臣阮坦